

困

學

明刻本

紀

明

皇  
朝  
依  
刊



蔣篁亭先生手批本

舊本王氏紀聞 六冊全





閣云按宋德佑丙子昌世  
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出尚書王公以博學雄  
于時兩制詞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  
生不能作奇傳異書顧然隱奧疑而問者皆曰  
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龍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書來  
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  
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實諸  
篇端蓋九經諸子之一百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  
度名物之源委以至示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  
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

閻云按元史年應龍傳祖  
子才任宋贈光祿大夫謚  
清忠父獻為大理少卿宋  
史王應麟傳父搆曾知徽  
州民稱為清白太守按宋史  
年子才傳嘉慶十六年進  
士則搆二以癸未登第  
又云按王應麟傳後二十  
年卒則卒當于元成宗  
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  
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  
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  
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  
序引固非晚陋所敵當然先祖光祿與公之父  
吏部同年進士先父大理與公同朝者三相得  
益歡事分之厚不若一它人况昭父閉門讀父書  
求己志又予所深歎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  
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  
辰隆山年應龍謹識

又按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  
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于宋寧宗嘉慶十四  
年辛巳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  
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  
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  
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  
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  
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始得之矣在  
易之居業則曰脩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  
聞見之廣苟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  
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

夫是後千餘年

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濬洛之學淑于吾徒之  
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  
背芒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  
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  
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  
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  
世三十年

肅政司

副使燕山馬速忽公

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  
命入梓楠遊公門家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  
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 二公謂楠知 先生事  
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  
之學者

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恭定二年  
冬十月門人翰林侍 講學士奉政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表楠敘

幼承義方晚遇難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家識

卷一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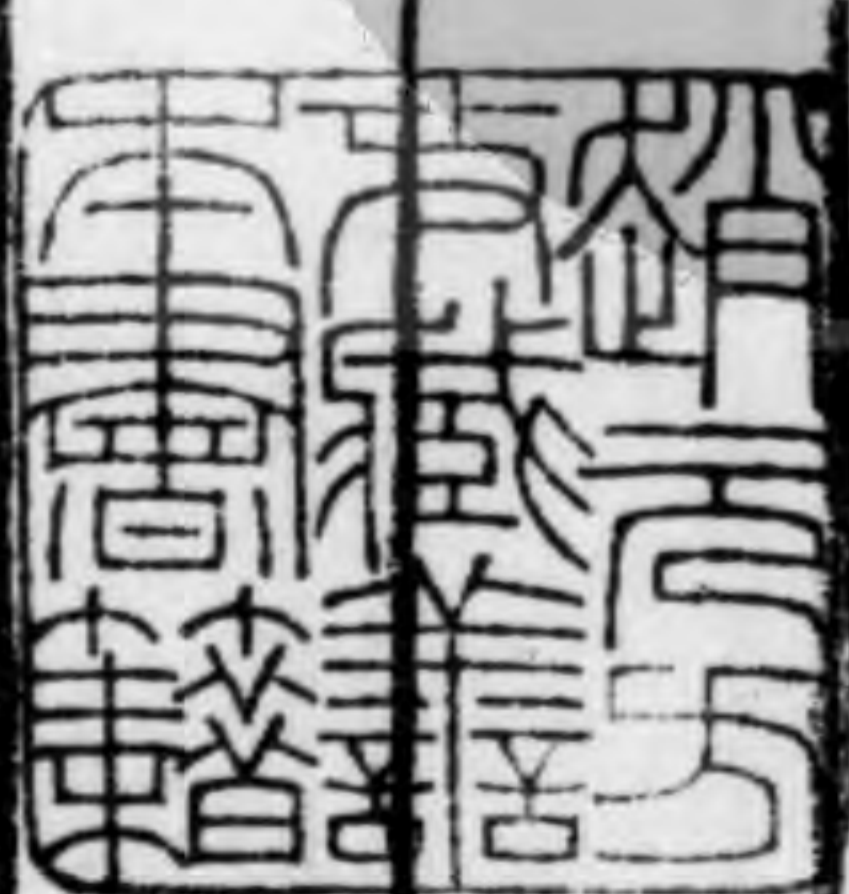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炳廷炳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曆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攷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攷史

卷十三

攷史

卷十四

攷史

卷十五

攷史

卷十六

攷史

漢河渠

歷代田制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為一卷

卷二十

雜識

通雅

淵源  
居士



篁亭先生手校諸經史不下數十百種類皆丹黃  
精謹甄林所稱貯書樓本得者歲奔以為寶此  
溪寧叟紀聞六冊予甫冠時外舅時菴先生曾  
舉以授讀二十年来胥疏江湖益無日離左右也  
今貯書樓遺籍十佚八九存者亦多蟬損而此編  
在予行篋尚完好如故今春里居為重裝而度  
之片玉零玦弥可珍惜矣 彭兆蕓識

嘉慶歲在辛未二月十八日書於小謨觴館

困學紀聞卷之一



校儀 王應麟伯厚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憂憂患而求安  
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備辭立其誠備其內則為誠備其外則為巧言  
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  
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

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

世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

貞者元之木周公曰又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sub>能</sub>一<sub>能</sub>非可以發明貞固

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始

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八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

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心夕惕若厲无咎終

日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

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

日又易說所士不及

蔡澤謂易曰亢能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

不能誠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

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

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

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起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

何云當有六九蹈之四字  
後云此省文不必添

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  
得者喪之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拜葬媧武非常之變于寶

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

百言總已專斷萬機雖情体信順而貌近僭

言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

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達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

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正夫亡秦五胡覆

晉郡縣之失也

何云晉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夫中者得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

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

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

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

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豎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

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

也占而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  
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  
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  
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

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

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頰復巽之  
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頰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

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

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

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

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

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

偽朋也參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則通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錢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淳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威大覘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威黨頽抗臣揃而官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閻云召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淳丘伯上宜壇高堂生之秦之博士

閻云按又有嚮首謂之草  
康謂之蠱和謂之節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  
晦朔終而始也

爾雅小巽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  
易也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  
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  
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  
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  
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

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

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  
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

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禦寇不言利不貞言貞  
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  
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制國校作侯

何云說以好聽

來 閻云王氏此論是劉元城

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

當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

制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

之萌不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

張陳劉睢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

擽靡兵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

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

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

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

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

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

深而研幾嘗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

霜之時必知有戰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

不正乎

何云美之豪麗潔以千里  
見于董子之論在韓書未

作以前即徑解二非哀乎以  
後書也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  
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  
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  
下動為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  
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  
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  
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  
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羌以千里見

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  
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  
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  
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莢謂枯  
音姑元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  
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之謂  
坵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則當為倪仇萃一  
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  
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賸賸當為動說卦



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体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何云揚子雲解難云。伏羲氏之作易也。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此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果按子雲之言。與正義朱子之說異。惟文王附六爻。則并周公言之。孔子之錯象彖辭。即傳也。

易正義云。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辭本文。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

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  
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草存乎  
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  
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  
子占得此文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  
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

李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  
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  
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

又何好乎

呂氏春秋賁  
色不純也

茗谿劉氏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  
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  
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  
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  
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  
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

何云子美復辨一篇止于程  
子之箭其聰明非尋常才  
士所及

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之其於道，無求也，以不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慶言之，荆公曰：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蠱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来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是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頤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王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  
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故此愚按正義曰以其  
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  
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  
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  
吉繫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坤  
泰之三元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  
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嘗為武氏矣一揚畏居言路

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  
卦

家聲之墮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乎以為恥  
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  
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  
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異鐔用  
路定而歸真感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  
搏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尋酒則誥教小子易曰

閻初校作新平事未詳  
後校云取當作慚

閻云召陵當作葵丘

何云新平  
事見音  
書載記  
上見通鑑  
音考武  
大元九年  
下新平今  
卯也

童牛之牯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翫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

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

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

之田止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官府之體一惟

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

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如石之惡泰曰拔

何云滿朝皆霍氏之私人欲  
不因許伯得手中書置自  
武帝不可謂弱也此等

旨論只可任發在軍不若  
討論者為之耳

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

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

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

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以斂為先張宣公謂工

夫並進相濟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

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云

小畜上体乾復上体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

周云冲晦郭莊所賜語

復自道九二牽復古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  
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  
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潛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  
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

六二曰弗兼與也

虛美路重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責

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

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護牧遷為

虜漢金間增坊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

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

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

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之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

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黃鍾為律本杜

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  
宿紀氣於中首而以周冥為元良之終始萬  
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  
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  
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  
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  
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  
為蛇北方為朔為杜木太玄配周與冥所以  
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

何云此說精當審有味未  
子謂後日言月者是月之  
日也則於人何必慮其  
詳哉

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  
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  
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  
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  
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  
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  
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  
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  
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百有六六

景揚三說  
以沙隨者  
長

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  
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  
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  
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五朱子發謂需利  
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  
也乾九四軌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  
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  
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  
又曰牽復履曰夬曰復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  
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

艮曰不極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  
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  
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鼎  
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  
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  
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下相亂  
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  
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  
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



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  
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  
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  
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始一陰生至  
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  
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  
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  
月令不同張文鏡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  
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曰

月靡草死

參同契二月榆  
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

文帝紀注太史丞

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

氏朱文公皆從之

郭京本無  
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

此大人處否而亨

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

訓若使大人處否

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

亦不足以為大人

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  
若不競脩已莫若

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  
辱來至哉斯言可

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願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何云好語而意味各同其時與其人則蒙復為施也

此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

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云。艮六四艮其身

背為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及躬良其背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

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

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

地之義也。往事尔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

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

說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

左傳筮遇泰之需。白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

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何云燕公文不足證

范諤昌證墜簡震豕肆脫不喪七毫四字程子  
取之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  
曰比周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得土而流

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  
有所遺

朋盍簪之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  
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閻云侯果說見李鼎新周  
易集解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

益今易無此言又泄治曰易曰夫君子居其

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治在夫

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始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

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

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

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

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厥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蕞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洛汜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

何云顏即承輔嗣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劭伏儀之說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攷耳

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  
耄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  
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衰皆為其動心  
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  
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  
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  
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  
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

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

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  
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初六居下卦之  
下也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六二陰

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馬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通含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何云晁公武讀書志亦承

正義之誤

洵云按韓康伯名伯顯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

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行云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按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頴廷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

閩云晁子止名公武即撰晁氏讀書志者

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  
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  
程邵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  
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  
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  
川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通一  
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文辭離散之間故  
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為易之傳當可答書  
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攻其思非傳遠

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教故謂坎離  
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  
起中孚

伏犧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畫爻軒云  
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云卦者其名  
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  
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坎  
火雷澤字

恐未必能觀左傳既引卦名又舉卦名可見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

早按天地水火古文有取卦畫者風雷山澤未詳

於咸懂：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  
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  
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  
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  
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  
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知上繫  
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  
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

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  
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  
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  
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主也今則  
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  
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坵錢八  
也見儀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  
三禡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



閻云三品誤置先庚後庚三日下

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蓋二二  
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  
旅損二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夫五剛萃  
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  
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  
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  
望巳日乃亨皆陰陽氣數之變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  
言所利

通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

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  
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貴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  
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  
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体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  
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  
唐郭京謂斯合作僦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

閻云凡書引易為今周易  
所至者顏師古曰蓋易家  
之別說者也豈曰謂大戴  
禮記

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  
為之又至自叙二字蓋  
誤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側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  
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  
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  
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  
大傳豈即此篇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  
有一隋書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

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  
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  
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  
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  
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  
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究豫言易者咸傳荀  
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卦於坤  
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  
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  
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果按李  
長東漢  
人漢紀  
乃西漢  
事不  
有融  
且其  
叙其  
必也  
果按李  
甚精上  
兩下經  
以終既  
也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是以前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牧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何云雅視義疏為詳注  
二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  
之耳抑誤之非過也。抑  
書謂董生膚末於學非  
誣夢得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和本其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探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占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孤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

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

簡云拙魯上有利下為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徑注以為二偏者之所萃恐誤

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定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体一用三伏羲先天体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於午至亥故順乾息後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知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

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又其欲激又縮注頤六四爻辭激又欲利之類今易作逐又子夏傳作攸攸類注以激為欲利輔嗣以逐又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

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  
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將隱  
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  
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  
僅載於張棋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  
人名古字天寔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  
而北則亂之矣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  
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  
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  
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  
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  
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  
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  
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  
人而論議不為同如此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心無  
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

又策問謂神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  
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  
山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  
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坤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者智水不

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養生之說  
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

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

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

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

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

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茅

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

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商云陸希聲傳見唐書五十六陸貞傳見唐書百六十一此云以之匪人似誤以希聲為質者希聲誰有位在否所輕重之文不似質堂章執道也何云平林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

張緒云何平林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

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

朵願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以

范審比也清拔何晏並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作解女子貞不字謂許

嫁笄而字秋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勤和其感至矣

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揚

揖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筭獻策

後周賜爵特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

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

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何云憂初刊本作喜

何云子雲傳本自叙止於四賦覈靈或出依託



何是據乃欲持以爲此等  
大公按耶

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  
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  
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  
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  
攷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  
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  
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願  
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脩不經之書未可謂知  
易也荀子曰善爲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𠄎晉孔坦書曰研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

在周子謂之樂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  
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爲之岡合疑之類

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

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

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已也杜預注法  
行則人後法法敗則法後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

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

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

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

之手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知而求天知

道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飯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

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

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

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

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莫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莫音九山羊也陸其

行之路也猶馮漸于陸之陸尤為羊在上卦

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莫山羊細角也從兔

足首聲讀若九莫字從此徐鉉按本草注莫

羊似麋羊角有文俗作羴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

朽索深淵

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  
之義甚多厚齋則但  
就其格言錄之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  
之鄭司農云後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  
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  
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  
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  
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  
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  
之灾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  
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

故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  
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  
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  
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  
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  
為道柔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  
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  
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  
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  
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

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立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幾。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

則辱來於家。八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恠也。先張之孤將攻害也。後說之孤睽恠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

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我之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

純陽坤稱母

純陰震長男

陽在巽長女

陰在坎中男

陽在離中

知之事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順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賴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之一

附錄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于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宗  
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為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為秩  
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謹識于研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肆中  
得之沾溉之益良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偕也丙戌春  
為故友陶百詩先生較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閱記諸第  
一卷之尾

壬辰季夏杲校畢  
謹錄

困學紀聞卷之二

汝儀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  
五典是也前賢謂皐叟稷契有何書可讀理  
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  
統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  
子所以見郊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  
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

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  
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  
平之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  
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  
之序有嘉禾拊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  
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  
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  
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

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  
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義  
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  
為惡故非吾善之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之  
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  
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  
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  
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  
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  
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

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  
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  
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  
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  
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  
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  
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  
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  
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  
曰學聖王之道者詳其如日靜息而獨居詳

何云文法近于荀子

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詳其若  
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  
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詳  
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  
詳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  
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  
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  
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  
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



閻云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  
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  
現載貴義篇此云止十三  
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何云聞之前輩七十一篇  
者出于道藏

閻云隸古定乃是一行科  
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  
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  
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  
識故曰隸古也

訓引堯戒曰戰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  
而蹟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  
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  
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  
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  
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  
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  
十一篇今止十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  
百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  
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  
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  
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  
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  
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  
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  
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  
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  
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閣云開元當作天寶後  
並同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家。

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六年。洪範後世舊文以波。

為頗然監本未嘗復也。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

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

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

不復看。以閏月定。而時成。成古文定作正。開

元誤作定。晁景舜諫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

不台。史記自序唐一光。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忽。

鄭康成曰。易也。儀九萬夫。蓋本於此。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作大

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且終至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梁注。讀為漢五

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

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

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

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蔡謚欽

明文思安。考靈樞作晏。鄭氏注。寬容覆

載謂之晏。馮衍

五顯志賦思唐虞之晏之姿第無逸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

業誓史記作勝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

作哀鰥哲獄大傳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愆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

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

挾重說文頌畏于民曲多言也切再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

閻云按說文引五品不遜  
六曰唐書其時書典合  
于堯典內

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教十

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

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

月令兩言日夜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

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

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

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遜說文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

釋紆回  
作南為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毅虞翻云

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

之謂翻言為然

宅岨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鑿今

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

岨夷既各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

禹鑿古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後孫四岳佐禹昨國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

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當從周語之說迂齋云申岳音許皆四岳

五典堯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

子左氏言五教不及丑臣夫婦朋友天敘有

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願

間云按韋昭國語注共  
工諸侯炎帝之後姜  
姓也當顓頊氏之衰則  
四岳為共工後孫之神  
農之後復何疑

何云程子崇說書之  
名馬呂薦之者殆聖宗  
既出而為當時魏利威  
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  
為言之歟

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  
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  
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此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  
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  
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梟  
刑刑官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此本諸此而以  
墨劓刑官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  
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一是疆朱文公

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  
盖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  
三十謂歷試三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  
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皇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  
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  
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

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儆戒無虞，繫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莫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

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誅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元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

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以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檠檠檠檠艾軒曰檠檠檠檠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檠檠檠檠皆從蕭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

蕭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檠檠馬融以為荀爽七經小傳用其說書

禘傳以鳳凰來儀為蕭聲之和艾軒亦曰制

器尚象

古文削卷今文作蕭檠檠諸儒誤以蕭

管解之

說文舂舂也引虞書若丹朱舂論語舂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舂盪舟者恐即謂丹

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

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

梁棟若上言有字

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  
遜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  
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  
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  
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臯陶瘠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臯陶陳謠廣歌謂之晉可乎司馬公詩云

法當由來少和臯臯陶之面如削亦然荀子  
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索  
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  
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  
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

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贗敦帝  
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謚志篇虞

閻云金仁山前編謂栢  
醫即伯益非二人

閻云齊四岳之後此又以  
為伯夷將齊有二祖乎  
太子晉語較審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記卷之四

無譯為音在古歷百車推與瑞維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于天下乃令重黎

樂變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乃

重黎即義和也楚語老育重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實

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

賢之冊當憲氣終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者微韓棧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

何云倪語非也蕪子瞻  
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  
明之語二將以為罪狀

何云二皇字及而較吉字  
一條為勝

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  
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

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

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

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

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

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滌通志藝文

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

誤本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

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

於此猶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

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嵒既都職方氏豫州

其浸波滌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

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

書本皆作策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也任男邦孔注男任王

莽封王氏女皆為任注任充也男服男任二

字蓋通用

揚州泌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

羌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

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

城邗溝通江淮注去今廣此自江入淮之道

也吳語夫羌起師杜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注云陳田封土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

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

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

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注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

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

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

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

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

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

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

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飭親長

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

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孥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去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蘇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

言征賦調均則王府之歲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

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  
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  
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  
借從先王居故作帝誥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

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

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

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

閻云以授時七憲二曆推算  
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  
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  
相也食在東井上非房宿  
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  
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  
文聲位四海不合且食在  
心末度上非房宿

白居易  
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

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

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鴻

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

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

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

闕云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其寔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

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

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開八流以

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

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版十二章州十

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尚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

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

而莫如已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

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尚書。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

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尚頌。孔子之傳有自

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

何云必以孔子為出于家  
學者真宏詞人語

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  
亳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

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

者尚矣爰章夏正林少穎謂章正之康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諛資有牧方

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

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

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

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

大儒必有兩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

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

于耿徙居邢蓋後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

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

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

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

何云使同父而用二朱  
朴矣  
又云孝子身上有此議其  
後克武果郝洛陽

甲而後盤庚立祖乙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  
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  
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  
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  
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  
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鄴為建都極選陳  
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  
不足道也豈亦有間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甲應言皆古  
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獲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孔  
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  
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  
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  
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小傳以為穀生湯



閣云按說苑記於大戊世  
又記于武丁世

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啟而起怠於政  
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  
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  
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禘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

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傅巖在陝州  
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熊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

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  
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親雖事紂內秉王心豈

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

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

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

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

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

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

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

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秦為說

真燕書哉

或說謂新經以秦為否秦之秦結

諸侯往伐以傾紂

下無邦武王大

會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

人與注尚書異傳

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

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後書傳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

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

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間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

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

怒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

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忻、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  
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  
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  
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  
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  
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  
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  
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

子紂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遺樂間書曰紂  
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  
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  
居蓋成康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  
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間史記周紀云表商  
容之間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巽  
字費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林  
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

徑讀闕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

虞翻謂分北三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圜曰蠱曰尅

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圜正義云

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圜注云圜者色澤

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圜賈逵以今文校

之定以為圜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圜

今按古文尚書曰濫曰圜與周

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招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

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

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

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

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後心不踰矩豈他道哉  
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後  
王之指無或作惡後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  
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

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人納之意者終商  
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  
商之盛德也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  
說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  
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灾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  
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

陶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  
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  
覺言非指成王其王氏亦  
激悞會  
何云荀軒曰以下當自為  
一條

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  
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  
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  
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  
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

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

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

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及

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

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

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養子之責天史記以丕為負

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

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  
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  
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  
禾。史記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  
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陰。故

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輟轅西降谷也。皇甫謐

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

從鄭說。呂氏從皇甫說。詩譜云。三監皆有三

為長

民。敵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  
以賢入。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

注云。東謂衛。殷都鄘。詩譜自紂城而杜謂之

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字于殷。即衛也。

注以殷為邶。邶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邶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

其邶。邶之一歟。

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復出諸儒之表。

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柰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王不為改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  
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  
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  
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  
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  
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  
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  
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宗亦萬子孫用末被先王

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  
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  
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  
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  
魯孝公是也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  
敢者諗之鎮靖者備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  
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  
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  
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離民不

何云離民釋文字或作離  
如孔傳乃与百君子文義

相屬以為指頑民恐非

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  
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最  
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  
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臚。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臚。類注謂說月之  
采。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念一人。管居

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  
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  
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  
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  
亦引書

序之聖賢  
兼此官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  
也。兩注自不同。

何云大司成當為宗伯之  
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

閻云大戴禮記帝繫篇  
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  
女皇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  
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  
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  
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  
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  
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

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母者禁示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言

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教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

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安史記正義

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

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

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

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

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以太甲為祖

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

何云邵子徑書豈足  
為據而每引之乎

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若天之監臨  
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周攸蕪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  
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  
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  
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  
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  
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  
漢之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  
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  
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  
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  
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  
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君陳守守采地今詩譜言  
伯禽君陳宗  
閩云地理之學莫妙于目驗  
趙充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  
成誠子去吾嘗游學周秦之郡  
注未充豫之域者也

閩云蘇氏之說非是羅敷  
仁尚書是正之曰案禮三  
年之喪越佛而行事者有  
四郭其一也夫郭必家冕大  
表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二  
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厥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  
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  
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  
良顯李閻愷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  
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  
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  
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敵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  
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  
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  
制也何云得復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王初不欲以天下自私其子孫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  
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祫

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手。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其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若起。謂之。權制。不思。戮列之。殛。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刑。重。錄。顧。命。之。意。深。也。

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是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六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名儀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棄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

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

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

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草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碯以義厲一國而甯濩之類萃焉晉趙衰

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

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

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藝時乃大訓

閻云盧六以引孔傳云帝  
堯也以證非皇字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何云在盡信書下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

天牧

中說薛叔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

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

有元命包薛叔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

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

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閻云按孔穎達禮記  
伯禽卒哭者為母哀也時  
周公猶在

胡文定春秋傳作夫椒之事亦敘書為朱子  
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  
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桀誓  
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  
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  
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  
有管蔡等及淮夷徐戎並與於是伯禽率師  
伐之於勝作勝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

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箴之使晉  
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  
恐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  
基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  
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  
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負來非讀秦誓正  
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韋  
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負然古文作負





P36.37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

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

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

秦誓觀義此其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

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麓叔孫穆子之言鹿

鳴之三成鱗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

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

何云觀仲宣之難廉成  
則建安才子尚有意于  
學也

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  
儒訓誥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  
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

於唐元行沖釋疑王粲曰世稱伊維而東淮

言先儒多開闢氏道備繁竊嗟怪因求所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

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何云王景文語當考宋書  
本傳其之疑是宋字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  
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常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  
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九年  
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  
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云百商之刑三十四周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鼓譟疏謂書

何云建其義氏其音當為  
是也

閻云按天文志及史天官  
書並云軫為車主風蓋  
軫車之象與同位為風  
車動以疾似之其如兩之  
說云如兩者亦傳也此是  
信然

傳說武王伐紂時事二札 疏引書傳畧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  
運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

燕說矣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  
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  
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  
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  
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

不富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  
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  
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  
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  
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  
有庫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要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  
矣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致  
今有不可強通者也

陶云按鄭康成注禮記引易  
說未句作天之錫命可同  
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居湯  
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  
記湯至帝乙二十九年王謂

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自  
成湯至帝乙  
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

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  
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  
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  
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

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番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

何云意本獲傳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

何以原憲為強忍積伊洛以太滅裂厚益回特雅其不免于侯子之痛聖聽

一故曰無求備於一夫

而行之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

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忠言事容言德

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

心之學唯一則字

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

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其害惜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威。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皋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以侈示後乎。

因岱崇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徵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

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

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緯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緯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華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託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夫爾謬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峭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

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胃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

何云此條實佳然何與經事宜入攷史

周云按王氏云當攷余因考  
同一東晉傳王隱撰者曰  
太康元年房高脩者曰太  
康二年已異如此當以當  
日、目擊之言為據晉武帝  
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  
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家  
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  
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  
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  
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蕭  
在叔府余獲見之此与情  
事頗得

禮云周書王會備馬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  
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暈雉又引  
獮有瓜而不敢以擗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  
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  
也千里百縣營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  
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東晉傳太康二年  
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字  
五年左傳後序云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  
太康元年當考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  
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

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  
陰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  
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  
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贊物二十一自義  
渠以下其贊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贊物十  
四自權扶以下其贊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  
旅葵之訓曰畢載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  
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



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

言皮氏華氏。夏右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

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

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

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陽夏

冰赴者多。先蓋本於此。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

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特葬乃制作謚

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

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

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其憲之謚

以康名。閱天謚當改。

文心雕龍。夏商二歲餘句。頗存夏歲見周書文

傳篇。商歲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

淘云按蘇秦傳引周書曰蘇不抱蔓之奈何豪  
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憲  
不定後有大憲將奈之  
何其真出陰符可知

淘云按王元美云查當  
讀以計以企有發音也  
辛文子歸計研漢碑  
作卷研二一證

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  
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  
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  
相表裏文選任彦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  
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  
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何云九星即九紀也六字非側注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

見此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

度周解管子所云造六沓以迎陰陽者不復見

管子輕重戊篇處戰時造六沓以迎陰陽作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

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

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

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黃帝書

即老子章神不死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  
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  
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  
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立據之荀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  
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  
曰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  
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  
表以聞呀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

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  
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  
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母  
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  
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矣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  
已

何云此沈恐是臆也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文辭周公所作師之上  
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  
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  
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  
咸用漢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與漢  
在於一言。巡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  
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

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  
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

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克張

嶮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

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

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

澗云按書序傳說三相  
字孔傳有之耳

事非也不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  
攷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  
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  
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  
刑又與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  
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

怪不才

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杜武  
殘而龍劍飛先指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  
禮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  
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  
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  
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  
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訛  
孔子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後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

範無偏無岐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寫鳥集學官阜擊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

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柳穀。魏明

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同。召畢公之任。周之

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

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備。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

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

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圖云余仍古注以為理徑之  
變例且梁山與壺口相隔一  
河耳不似謂甚遠

循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  
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

治梁山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  
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  
孤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





